



一篇
长篇小说
揭秘
秘说

一个寄生在官场和商界的女人拷问男人的道德底线

私人秘书

风中一影◎著

当秘书是一门技术活，尤其是当私人秘书

凤凰出版社



长篇
揭秘
小说

私人秘书

风中一影◎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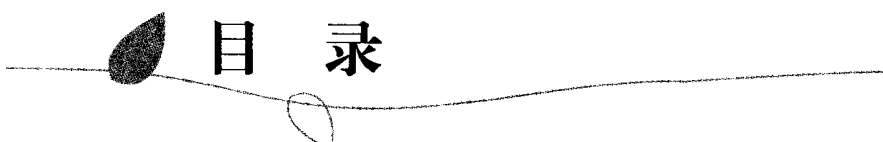
私人秘书 / 风中一影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506-0925-9

I. ①私…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7136号

书 名	私人秘书
著 者	风中一影
责任编辑	朱 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邮编:101401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925-9
定 价	29.8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010-58572106)



目 录

- 第一章 生 存——1
- 第二章 纠缠不清的小警察——14
- 第三章 挣扎在孪生兄弟间的爱恋——27
- 第四章 有情无欲的哥哥——43
- 第五章 情关难过——63
- 第六章 离去 or 回头? ——77
- 第七章 五百万年薪——91
- 第八章 第一次惩罚——103
- 第九章 聪明的女设计师——116
- 第十章 暗夜赌局——129
- 第十一章 虎口脱险——142
- 第十二章 女性的尊严——155

- 第十三章 迟到的告白——168
- 第十四章 四个不同的男人——182
- 第十五章 另类的交易——195
- 第十六章 一条绳上的蚂蚱——207
- 第十七章 疯狂的剪衣人——220
- 第十八章 叛逆——233
- 第十九章 挥剑斩情丝——245
- 第二十章 爱的代价——258
- 第二十一章 警察患上性病——271
- 第二十二章 走向毁灭——285
- 第二十三章 我用剪刀蜕变——301

第一章 生存

我叫言小痴，五年前某艺术院校毕业。五年来，凭着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我曾受雇为五个有身份的男人，给他们做私人秘书，但是很不幸，几年间，前四个男人都因财产来源不明，东窗事发，先后受到了法律制裁。

第五个男人权势更大，只是前不久他也“进去”了。这一次，我又受到牵连被传去录口供。我交出第五个男人给我的钱物，证明自己和他只是金钱和雇佣关系，然后，我被放出来，但要随时协助警方调查。

黄昏的时候，我才匆匆在一家私人房产中介租到一间简陋的小屋，住了下来。暂时我也不想出去谋生，于是买了台笔记本电脑。

虽然我还不到三十岁，但因为这些经历特殊，还是觉得青春之花已经开始凋零，我再也无法找回自己已经失去的青春——那被金钱装扮的岁月，曾经金碧辉煌，曾经丰富多彩，曾经峰回路转。在生活的起起伏伏里，我纸醉金迷，挥金如土……

坦白说，我不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在这五年里，也从来没有看过一本世界名著。但是现在，我忽然有了想倾诉的冲动，想把我的心里话说给陌生的朋友听。当一个人心里压抑的东西太多的时候，总想寻找一种发泄的方式，于是我想到了“写”。

现在，我就静静地坐在小屋里，写着这些很乱的文字。

前几天我出了公安局后，心里就一直在想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负责取证的警察告诉我，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我和老板的经济问题有直接关系，所以我暂时自由。

我真的自由吗？五年了，我何时自由过？从走上这条路开始，我就是一只狂蜂浪蝶，寄生在有钱男人身上，为他们翩翩起舞。

决定要写自己的过去了，却觉得无从写起。真的很乱，我的人生很乱，我的思想很乱，我的回忆也很乱。想用文字来倾诉不代表我就能写好，回忆过去也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我必定要好好地想一想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为什么会从一个大学生变成今天的样子。

和我有关系的每个男人落网后，我几乎都会被调查，每一次我都怕得要命，因此每一次都提醒自己以后再也不做有钱人的私人秘书了。可是，每一次风平浪静后，我还是乘坐了那条危险的小船，一次又一次在道德的江河湖海里飘荡。

我生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庭条件一般，但作为独生子女的我，还是享受了父母的宠爱。从小，我就养成了娇生惯养的习性，在父母的殷切期望中，倒也争气地上了大学。

我的专业是生物，可是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后来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地去上了我们所在那个省的一个艺术学校。虽然毕业文凭不怎么样，但我还是成了大学生。

在大学里，有些来自不同城市的女同学穿着名牌时装，戴着闪光的首饰到处招摇，吸引了众多男生的目光，同时也吸引了我们这些来自普通家庭女生的目光。尤其是我，羡慕她们的富有，嫉妒她们在时装和首饰里的美丽和风度。

是啊，同样是女孩子，为什么我跟她们的区别就那么大？我自信五官长得还不错，自信自己是个美丽女孩，可是，我为什么穿不起名牌时装、戴不起名贵首饰？我比她们缺少了什么？不行，我得要和她们一样享受生活。

可是，享受生活是需要钱的，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工厂效益越来越不好，不管他们如何宠爱我，都没有多余的钱供我额外消费。我要买高档化妆品，名牌时装和名贵首饰，要出人头地，就得学会包装自己，那些东西就是我包装自己的起码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开始了艰苦的歌舞厅打工生涯。

白天我在学校上课，晚上走夜场挣钱。

从小,我就想在大城市里找到一条从艺之路。我崇拜明星,梦想着成为耀眼的明星,期待着有个导演能看中我、给我演戏的机会。这个梦想,一直不被父母赞成,但我还是顽固地要走这条路。

在艺术学校学的是艺术舞蹈,但在我走进那些歌舞厅后才知道,所有高雅的艺术舞蹈都没用,那些地方,要的是刺激。于是,我学会了跳性感狐媚的肚皮舞、钢管舞,用惹火的身材和夸张的动作去刺激观众,使他们心甘情愿花钱进来消费。最文雅的就是拉丁舞了,衣服穿得虽然“露”,到底还能正式穿衣服,不过胸脯和臀部是必须若隐若现的,那样才能吊观众的胃口。

那一年,我刚刚二十一岁,正值青春妙龄,加上天生的美丽容貌和魔鬼般的身材,我很快就站稳了“市场”。在周末的时候,我更忙,周末三个晚上,最多的时候我赶过十一个场。那样的赶场累是累,但是拿到花花绿绿的钞票时,眼前就只有香水、首饰和时装了。

每次让自己“半露”的时候,听着下面那些男人庸俗的尖叫和夸张的起哄,我都觉得麻木。有几次,几个恶男还跑到台上来,甩出一把钱要摸我的身体时,我开始还会反抗,后来老板严令我不能得罪客人,为了生存,我只能放弃所谓的尊严。

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年。这一年里,我的打扮变了,时尚、前卫、性感……我也能依靠首饰和时装昂起头挺起胸在校园里招摇了,也可以吆五喝六地请好朋友去杀馆子,豪气地一句“我买单”让我感觉特爽。可是这样的生活因花销越来越大,我的收入还是不能满足越来越强的物质欲望。

我承认,我进的都是三流歌舞厅,观众也都是低层次的,收入自然少。但什么是高级歌舞厅呢?说句不客气的话,进那些场所的男人根本没有几个是真正高雅的,别看他们外表衣冠楚楚,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扮演着光鲜的角色,其实一到晚上,一进入那些地方,都是怀着寻找刺激的目的,在那些场所,无数的男人都可能会撕下光亮的伪装,还原为一只低级动物。

那一年里,有好几个男人都托经理来跟我谈条件,有的想跟我玩几天,有的想包我一个晚上,有的想让我作为他的临时游伴出去旅游,我都

没有答应。那个时候，我虽然是个舞女，但内心里还是很清高和正派的，我的理想是成为演艺界的明星，希望自己能以大学生的身份走进我渴望的艺术圣殿，因此能将那种生活看成是锻炼。也因此，我很看不起那些或间接或直接向我提出肮脏条件的男人。

有一次，一个喝了很多酒但没醉的男人将上万块钱塞进我的文胸里，直接提出想跟我“一夜情”。看得出他是个很有学识的人，因为他说的话很文雅，很浪漫，并且用美国经典大片《廊桥遗梦》来打动我。老实说，当时我真的被他的描述打动了，他的眼神多情而温柔，让我有触电的感觉，我觉得和他之间可能会发生一个动人的故事。

不过，我最后并没有跟他发生“浪漫一夜情”，因为无巧不巧地在途中遇到了他的妻子。一见到他的妻子，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但以我是“夜市女郎”而打我耳光，还用最难听的话辱骂我，原先那一副正人君子的派头让我倒胃口。当时，我本想将他给我的钱摔到他脸上，转念一想，不要白不要，这种虚伪的男人就该为自己的虚伪付出代价。

男人——哼哼，我瞧不起他们，鄙视他们，诅咒他们。

那件事发生没多久，一天我在街上闲逛，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他穿着休闲服，长得很帅气，身材也不错，微笑的样子很迷人，眼睛里有种让人心动的东西。他围着我转了几圈，我被他看得浑身发毛，他却越看越喜悦，最后问了我一句：“你是学艺术的吗？”

他就是导演，在他的影响下，我的梦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或者可以这么说，他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的信仰。

导演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人，既有作为一名导演最常见的不修边幅，又有作为白领男人的潇洒和洁净。导演是个长相俊朗的男人，特别是微笑起来的时候，很迷人。我当时还想，如果他没有妻子和女朋友的话，我可能会成为他的女朋友。

我在导演那里住了三天，他既没有占有我的身体，也没有过任何猥亵的动作，因此我非常安心。后来几天，我又认识了晶莹和平颜。

晶莹和平颜都很漂亮，我内心里还有些嫉妒她们的美丽。晶莹具有古典美，看起来非常端庄秀雅，廉价的服装无法掩盖她的美。平颜喜欢穿红

色衣服,属于那种比较冶艳的类型,但又非低俗。

当时,导演正在筹拍一部电影,选我们三个当演员。我们三个都是在艺术院校读书的,都渴望当明星,能被导演看中拍戏,当然高兴了。但一部戏里只有一个女主角,因此我们三人谁当女主角要导演来定。暗地里,我们都较着劲。

可到最后,我们都没有成为这部戏的女主角——不,这部戏根本就没有拍成。导演到处拉赞助,找投资,结果处处碰壁,他先前积攒下来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最后,他不得不黯然地宣布放弃。

导演那段时间遭受的打击很大,他从此改了行,又到处找朋友借钱,最后开了个小酒吧。

那几个月里,为了筹钱拍戏,导演带我们三个去了一些社交场所。因为我们漂亮,所以不断有男人暧昧地向我们发动攻势,明里暗里流露出要我们做他们私人秘书的意思。起初,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知道私人秘书意味着什么。以前或许不懂,就是在那几个月里,导演让我们长了很多见识,所以我们懂了很多。

但当导演彻底改行后,我们三个在前途灰暗和物质欲望的强烈刺激下,终于走上那条路。

回忆过去怎么说都有一种痛的感觉,这一整天,我都在各大时装精品店里闲逛。这几天我因为写这段经历,所以努力地让大脑静下来。前两年我也学会了上网冲浪,但是我打字的速度很慢,还要思考怎么用文字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因此每写一篇都很费力。我一点也不习惯边打字边写文章——当然我从来就没写过文章。

一件时装也没买,那些价值上万元的时装在我眼里已经不稀奇了,我的存款在几年的挥金如土里,一直还保持着七位数,我完全有能力开一家精品时装店。但目前我没有开店的想法,我在那些店里转悠,只是让自己的大脑静一静。

逛街是很累的。这几天因为住在租住的普通小屋里,所以我穿着打扮也归为了大众化,一日三餐也是在小吃店或大排档里解决的。我发现过这样的生活也是很舒服的。这样的生活,我五年前过得都厌烦了,没想到如

今重新体验，竟让我感到一丝丝快乐。

我整整逛了一天，黄昏时才回到家里。这时接到导演的电话，叫我赶快到医院去，说平颜自杀了。

我差点昏厥过去，急忙打车赶到医院。

这么多年了，我和晶莹、平颜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都是依靠着有钱男人生活，有钱有房有车，不用辛苦地工作，只消取悦那些男人就行了。这样的生活让我们一直觉得很享受。

平颜为什么要自杀呢？

医院里，平颜已经被推进了太平间，她是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送到医院前，就已经死亡了。太平间里，我、晶莹和导演站在平颜遗体边，白布单覆盖了她惨白的脸，她僵直的身躯让我们三人失声痛哭着。

从医院出来后，晶莹回去了，导演则随我来到小屋。

现在的导演已经四十几岁，比五年前更成熟，更老练，也更有魅力。他特意在上唇留了一道性感的胡子，染了淡栗色的头发，看上去风度翩翩的。

进了屋，还没关上门，导演就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嗫嚅道：“她不听我们的话，她固执地走下去，死了。”

不能否认的是，我、晶莹、平颜，在这五年里已经和导演建立了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导演总是说，五年前的相识是一种缘分，他经过五年的努力，已经拥有了一家规模比较大的酒吧。他知道我们三个人的情况，当他缺钱的时候，我们都会帮助他。当我们遭遇了挫折或心情不好时，他也会想尽办法安慰我们。

我和导演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这天晚上，我把自己脱光了匍匐在他身边，他无数次用这样的方式安慰过我，现在我也以这种方式安慰他。不，我也需要这样的安慰。平颜突然死去，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不知从哪本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当遭遇亲人突然离世的打击时，人的心理是很脆弱的，从性上获得安慰，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对我们来说，平颜是亲人。

结果，不管我多么努力，导演都无能为力。我呆呆地看着他疲软的身

体,哭了。

导演的心,纠缠在平颜死亡的阴影里,竟然难以自拔。平颜的死亡,同时也给我的心头罩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平颜是一个有模特儿风采的女子,当年就是因为身高不足一米七而无法进入任何一个模特队。但是她对T型舞台非常着迷,这五年里,她给三个男人做过秘书。

平颜的悲剧,在于她最后爱上了第三个男人的儿子。

一整天我都陪着导演,现在他已经睡了,睡得很沉。他没怎么说话,我努力想说些让他高兴的事,但他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一天,他也没吃多少东西,回来后简单洗了个澡就睡了。

我想起了平颜和第一个男人的故事。给别人做秘书,有些付出是在所难免的,这几乎是个被行内人默认的潜规则。

平颜的第一个老板是一个大企业的厂长。那个企业虽然只是一个县城的工厂,但生意非常不错。厂长大腹便便,一看就是个脑满肠肥的家伙。厂长在一个小区里有一套私密住宅,平颜第一天上班,就是和厂长在那套房子里谈工作的。作为秘书,平颜必须尽快熟悉厂长的生活习性,了解厂长各方面的需要。

可能是因为平颜太出色,第一天上班,老板就给了她五万块钱的奖励,说是让她换套行头,包装一下自己。当时,那真是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数字。但两天后,她回来时却双腿发软,不住地流泪。等平静了后才告诉我和晶莹她的经历。

平颜说,厂长为她准备了烛光晚餐,把气氛搞得非常浪漫和温馨。厂长说他喜欢在那样的气氛里工作,还说他不喜欢严肃而刻板的工作方式。他说话温柔动听,但平颜很紧张,也有些害怕,毕竟厂长比她大了二十几岁,长得还那么丑,他那双色迷迷的眼睛满是对平颜的占有。

夜深了,平颜几次提出要回家,但厂长不让她走。最后,他开出了让平颜目瞪口呆的价格,于是平颜失去了自己!那个老板是有些变态的,他用一根红丝带将她的手绑起来吊在床头的一只拉环上。

精力旺盛的老板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平颜越是哭得厉害,他就越是兴奋;平颜越是因疼痛而抽搐,他就越是哈哈大笑说刺激。当看到平颜的处

女红时,他才缓缓地将平颜的手解放出来,然后将她搂在怀里,不住地亲吻,喊着心肝宝贝……

平颜对我们说,他太变态了!

因为高额回报的诱惑,我和晶莹此后先后走上了平颜的老路……

导演的酒吧叫“完美酒吧”。

完美酒吧是一座三层建筑,底楼是营业厅,二楼是包厢,三楼是会员健身厅、会议室和导演的办公室。这座建筑是导演三年前购置的,完全属于他的产业。会员——指的是丽人俱乐部的成员。这些成员大都是白领丽人,收入是很可观的。

酒吧里的侍应生都是男的,清一色都是贫穷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完美酒吧里的布置很高雅,很有艺术品味,中西结合的壁挂图案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我、晶莹以及一个叫嘉晴的姐妹在导演的专用包厢里,经过商量,我们决定为平颜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

这几天,我的心情也很不好,想着美丽出众的平颜因为产生了真爱而走上绝路,我就觉得很心痛。也许有人会说,像我们这种毫无尊严可言的女人还会有心吗?还会有感情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是最复杂的动物。

花朵一般的平颜就这样去了,以后再也看不见她了,在那些有钱男人眼里她只是个没有尊严的下贱女人,但是我们要努力做到在她亲人眼里,她是个纯洁无瑕的女孩。她的悲剧是因为不该爱一个男人?还是因为她走了这样一条路?

我想不明白这些,几天里,我心乱如麻,常常整天整日在商场、超市、时装店里漫无目的地游走。那天,无意中,我在一个女性精品时装店里看到了平颜所爱的那个男人。他长得算不上英俊,身材也不怎么好,总的来说还算有型有款吧。他正陪着一个漂亮女人在买衣服,非常温柔体贴的样子。我真想上前去扇他几个耳光,平颜的死讯他不可能不知道,在面对一个女人爱他爱得甘愿去死的情况下,他居然还如此潇洒地陪着另一个女人买衣服。

平颜是他父亲的私人秘书,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是平颜的老板,他是现代"小开",有的是钱和地位,要傍他的女人自然不会少,但是我敢肯定,他这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一个像平颜那么爱他的女人。

他不配!

平颜用她的死亡,结束了自己不光彩的生涯,也将她的爱情追求化为了永恒。平颜的爱情可悲、可叹,我能为平颜做什么呢?我知道,平颜和他是火热地相爱过的,他玩弄了平颜的身体又玩弄了平颜的感情,现在还玩弄了平颜的生命,我一定要为平颜惩罚他一下才甘心。

我转到另一家店里,飞快地买了一身合体的时装,稍微修饰了一下,当我再出现在他面前时,自信我五年时间磨炼出来的媚惑之态是能迷倒他的。果然,他抛下了女伴,暧昧地看着我。当我嫣然一笑转身出店时,他已经追着我出了店。

很“顺利”地,他拿到了我的电话。

我把他引诱到了一家宾馆里,他开了个房间,然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将我按在床上,疯狂地对我亲吻起来。我将他引诱得欲火焚烧,但始终不让他得逞。

当看到他像低级动物那般哀求着我“恩赐”他快乐时,我重重地扇了他一个耳光,说:“平颜在地狱里受苦受难,怎么说也得让你受到点惩罚吧。”说完,我迅速穿好衣服扬长而去。

从宾馆回到家里,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像小开那样的伪君子一边享受平颜的温柔多情和热烈身体,一边鄙视平颜,他就该死。

我已经不去想玩弄了那个家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不是任人宰割的可怜虫。我一直觉得,交易就是交易,真情就是真情,平颜因为爱他而坦白了自己的秘密就是没有错误,就证明她的灵魂正走向新生。如果他还敢来找我,我一定还会教训他。

哦,平颜,作为好姐妹,我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平颜为了她的爱情而死,不管她有没有过为人不齿的历史,当她决定“爱”的那一刻起,她就是一个和所有女人一样的女人了。

可是她失败了。

平颜既傻,也痴,她相信了那男人的甜言蜜语,就算知道那个男人在玩弄她,也不肯放弃自己对爱情的追求。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她用了死亡的方式。

老天一定为平颜感动了,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平颜呢?当她放下了屠杀自己人格尊严的屠刀时,她成佛了吗?噢,她成佛了,她的灵魂已经飘向了西方,她一定在寻找心中的佛。

我们相信老天是被平颜感动着的,因为他给平颜留在世上最后一天时间,天气是那样阴沉和灰暗,总是一副要下雨的样子,但雨就是落不下。就像平颜,无论用多少眼泪都没能洗清自己的历史,最后只能用鲜血来洗刷。

葬礼这天,运送平颜的灵车扎满白花,在哀乐的渲染下,我们将她护送到了火葬场。十几辆租来的面包车和两辆轿车,一路悲伤地护送着平颜。

我负责陪着平颜的父母和哥嫂。大街上不时有人会问死的是什么人,那么他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答案:“一个打工妹因工作压力大而走上了绝路。”就是这个答案,使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参与进来,浩浩荡荡地将平颜送进了火葬场。

向平颜的遗体告别时,许多被城里人轻视过鄙视过玩弄过的打工者,都流下了热泪,平颜的父母和哥嫂也是泣不成声。我一边轻声宽慰着他们,一边流着眼泪。平颜死后,留给了亲人最美好的形象,以此结束她不光彩的历史。

就在那个庄严肃穆的时刻,一个记者忽然出现在导演面前,问了他一个非常陌生而意外的问题:“请问,你们是一个专门为意外死亡的打工者举办葬礼的民间机构吗?”

导演就在我前面,我和他的目光接触了一下,都愣住了。那个记者为什么会这么问,我们一时间真的想不到,而就我们自身来说,觉悟还没那么高。我想,如果那个记者知道我们的真正身份,一定会爆出冷门的。

导演非常果断地点头,说了声“是”。他的回答令人意外,也让人十分震惊。伴随着哀乐,导演又详细说了一句:“凡是打工者遭到意外伤亡,不

管他的家人有没有经济承担能力,只要我们知道,都会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第二天上午把平颜的亲人送上回老家的火车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手上还拿着一份早报,报上已经刊登了我们为平颜举办隆重葬礼的新闻,平颜的真名此刻已经走进了这个城市的千家万户。这份报纸在我手上是沉甸甸的,就跟我的心情一样沉重。

中午的时候,我随意买了一份盒饭,坐在街心花园里吃起来。

也许是前四次协助警方调查的经验累积了我的冷静,也许是平颜的突然死亡对我有了某些触动,我真的想好好静一静,思考一些问题,调整一下情绪。每一次结束一份秘书的工作后,我都会寻找一些方式来调整心态,但像现在这样在街心花园里独自吃盒饭的情景,却是头一回。

我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我记得平颜带回来五万块钱的那个晚上,也是晶莹去给人做私人秘书的日子。当时,平颜已经回到老板那里去了,就剩下我独自一人在屋子里吃着饭。饭菜还算丰盛,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有胃口。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更是食不甘味。我担心着晶莹。

晶莹的第一个老板五十岁,曾经留过学,算是有资本的人。晶莹回来后非常悲哀地对我说,老板的相貌有点像她爸爸,如果将老板和她爸爸放在一起给陌生人认,那老板一定会被人说成是晶莹的亲大伯。晶莹的爸爸才四十五岁。

几天后,在我要去和我的第一个老板见面之前,晶莹回来了。晶莹的腮边还有泪痕,她虽然打扮得很漂亮,但看上去显得很憔悴。她的脖子上还挂着一条钻石项链,是那个老板送的。

晶莹含着眼泪将项链取下来,笑了一下说,老板说项链价值好几万。晶莹虽然在笑,但是她的眼泪让我感觉到她的悔恨。

晶莹的运气算好的吧,她的老板是个风度翩翩的成熟男人,稳重而温柔。他有很幸福的家庭,妻子曾经与他风雨同舟,感情很深,一双儿女也很有出息。他需要晶莹的原因:一是当有情绪不能让妻子了解时,他需要一个女人的安抚;二是在某些场合,他不能带夫人参加,没有情人,使他走

不进那个圈子。

这个老板算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吧,但是在生活这个怪圈里,他终究还是一步步随波逐流了。

每个人,对自己身上发生的“第一次”总是印象深刻的,无论他是否有辉煌的事业,是否有幸福的家庭,是否是耀眼的明星,只要是人,就必定改变不了这一固有记忆。

我第一次喜欢上跳舞时是十岁,在电视里看到一段优美的舞蹈后,我迷上了舞蹈。从此我缠着音乐老师教我跳舞,上初中后又跟其他有此才能的同学学,每次学校有节目我都抢着演。

第一次被爸爸鞭打时是十九岁,因为我固执地要改上爸爸根深蒂固地认为不务正业的艺术院校,十九年来对我百依百顺的爸爸用鞭子狠狠地抽了我一顿。最后,我胜利了。

第一次谈恋爱是二十岁,和比我高两级的师兄。我们也有过浪漫的约会,但是他毕业后被家人送到国外留学去了,从此劳燕分飞。

第一次在歌舞厅跳艳舞的时候,我浑身都在发抖,在客人的口哨声和各种各样的笑声里,随着我的衣服一件件脱下,羞耻感却渐渐麻木了……

很多的第一次,都没有这个第一次来得如此深刻。

我的第一个老板是某国企总经理,四十五岁,长得很胖很高大,相貌倒还不错。那天他用非常欣赏的目光看着我,嘴角和眼角都荡漾着即将成功摧折花朵的笑意。

导演帮我打听这个老板的公司规模,据说总公司员工有一千多人,分公司和分厂有十个。

那个时候,我根本计算不出那么多的分支机构是一个什么概念,从小地方出来痴迷舞蹈的我根本也了解不到那些所谓成功人士的世界,就算我在歌舞厅跳舞时也弄不清台下哪个是哪个公司的老板。

在那个包厢里,那个总经理问了我很多问题,主要是围绕如何做好私人秘书,强调我必须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不得有丝毫的违逆。我表现得很善解人意,还说会虚心学习,会努力做好工作。然后,总经理给了我一张